

西北柳

——散文杂文集

《可爱的青海》丛书

西 北 柳

人民日报出版社

《可爱的青海》丛书

西 北 柳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青海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1 字数145,000

1985年8月 第一版 册数1—10,000

统一书号: 10132.035 定价: 0.65元

傍花随柳过前川

——《西北柳》序言

石 葵

桌上一摞稿件，“西北柳”三个字映入眼帘，这是人民日报出版社青海编辑部选编的一部散文、杂文集的文稿。我从编者手中携来先睹为快，边读边写点杂感性的文字。

“西北柳”，瞧，这土里土气的名字！再翻阅一下扉页后面目录上的名字，且不说全是青海省作者，其中又多是文未显文坛，名不见经传的中青年编辑、记者，更不乏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这样一部书名和作者都不够响亮的文集，我真耽心面世之后，难免受到读者的冷遇。但是，翻阅数篇，欣喜和快慰之感油然而生，那最初一瞥的印象早已荡然无存了。

我先读到的是姓名末尾的字读音〔ㄌㄠ〕的三位作者的作品。他们虽均为年富力强的中年，但却显示出深厚的文字功力和不寻常的艺术才华。赵得录的《子母河的小鸟》，以流畅的文笔，生动的描述，运用显示人物性格的对话，活

脱出一个可爱的献身柴达木的维吾尔族姑娘的形象。掩卷之余，耳畔尚余音袅袅。在祝咸录的笔下，为我们展现了散发着“炒面”和“酥油”味儿的青海风物画，那土楼山，那酥油花，使人竟产生了这样的情愫：非得躬亲去领略和欣赏一番不可，要不怎会相信作者所描写的如此迷人的景观呢？王文沪的《我们萍水相逢》，是一篇独辟蹊径的美学论文。文章通过对“白娘子”在舞台上下不同形象的描写，用幽默而富有哲理的对话，让一个炸油条的小伙子也大讲其奥拉孔雕塑美的理论，寻微探幽，亦庄，亦谐，最后让“白娘子”脱却“仙气”还原为人，一个在台下真正“送伞”的人。这篇散文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把散文、论文和小说刻划人物心理的手法有机地熔于一炉，使人感受到这种文体的形式美。

这里，我又读到在散文创作上有所造诣的老作者沙铃、立道、朱奇、邢秀玲诸君的新作。沙铃是五十年代的共青团战士，多年团的工作，使他青春常在，童心未泯，至今虽年过半百，仍然壮志不已，伏案挥毫，硕果累累，令人称羨不已。他的《西北柳》是一篇上乘力作。作者抒发热爱大西北之情，却紧紧抓住了一个“柳”字。从少年折柳作笛，到苦难岁月蹉跎牛棚欲看窗外柳色而不能；从历史上的“左公柳”写到今日装点祁连春色的“柳大爷”。写柳为了写人，写人

更为写情，柳、人、情三者并茂，纵横捭阖，挥洒自如。走笔中时空交错，跌宕起伏，有行云流水之态，无斧凿刀雕之迹。作者将“西北柳”化为充满活力的“西北人”，托出令人神往的“西北景”，给人以启迪、智慧和希望。这是咏柳的三位一体，是艺术上的一石三鸟。立道君新问世的散文集《霜后花》，我正在拜读，很富有生活的哲理。这次收集的《灯下》一篇，洗炼、清新，朴而无华，真挚、深沉，含而不露。作者表面上写“灯”和有关灯的传闻，实际上处处在写他极不平静的情怀——灯下神游，驰骋遐想，真乃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将自己甘作“书呆子”的痴心，笔耕的快慰，对先哲的倾慕，对青年的同情，一起撮于笔端，形散而神凝，语平而理胜，深得散文的三昧。朱奇君在青海力耕砚田二三十年，他是一位有影响的诗歌和散文作者。《朝拜》一文，作者以诗人特有的敏感和激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经过散点透视的画面，一个虔诚的名叫卓玛的藏族“西毛”（女孩）随着父母五体投地进行朝拜，这本是不为人们特别瞩目的一件小事，然而却被泪眼迷离的诗人摄入心扉，引起了无限的思绪，用他细致入微的笔触，弹拨出心弦的颤音。作者还用两个同名同龄的小“西毛”淡入淡出地演奏了两支轻快的小夜曲。一个“西毛”是欢快跳跃的，在春光明媚的草原上捕捉蚱

蛭；另一个“西毛”是恬静甜蜜的，在牛粪火温暖的帐篷里，在金色的梦中怀抱着小羊。而现实的场景，又使诗人流出了不肯轻弹之泪花，终于奏出了怀有深沉情感的D小调，从而强烈地感染了读者，使我们认识到千百年来遗留给我们的那些因袭的精神负担是何等的沉重！那秀玲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女作者。她平素以抒情诗文见长，又以报告文学知名，所以她的散文既有诗的激情，又有报告文学的真实感，特别是她的人物性抒情散文，又多以坦艳索那样的女性为对象。细心的读者不难察觉到作者和女主人公之间的那种只有在女性之间特有的感情的自然交流，甚至这种交流细腻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地步，这大概可以算是那秀玲得天独厚的艺术特色吧！

在杂文方面，这本集子不乏引人注目的篇目，如颜逸平的《也谈“厨子训猫”》，萧治业的《还要慧眼识拍》，党荣国的《谏果一枚请君尝》，徐正青的《好心父母莫作糊涂事》等都是文情并茂，精辟深邃的好文章。这里特别要提的是陈秉智的杂文。秉智在这几年里写了不少好的杂文，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很有些自己的特点了（我暂不用“风格”一词），在读者中颇有影响。如：《脸皮厚薄优劣观》、《莫等闲……》、《任尔东西南北风》，信手拈来这样一些小中见大的题目，以白描画的手法，辛辣的语言，寥寥几笔就

勾勒出生活中的某种脸谱，加以显微，放大，鞭辟入里地进行剖析，让人们自行辨其妍媸，寓褒贬而别善恶。情、文、理结合得十分自然。另外，秉智的文章还是很有气势的，使人感到有那么一股凛凛不可侵的正气，我以为这是作者基于对人民事业的热爱之缘故，只有爱之深，才敢对危害人民事业的言行责之切，发而为文，正气浩然而不可遏制。孟夫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我们的作者和读者是否也可以从中领悟到一点立身立文的道理呢？！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这艺术园地中的有心和无意是大可讲究的。写散文和杂文的，先要做个有心人。这个文集里的编辑、记者，都是生活的有心人，尽管文笔有工拙，开掘有深浅，但我以为他们用充满激情的笔触，介绍了青海风貌，反映了高原人民的生活，评价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扬其应该扬，咎其所以咎，给人们以智慧，见识，提高了思想境界，开拓着认识和改造生活的原野。同时，编辑、记者写散文，杂文，也磨砺了手中的武器——笔，增长了本领和文才，这是一件于开拓青海，于精神文明建设和作者本身都十分有益的美举，我欢快之情自不待言。这一欢快之情也驱使我在先睹为快之余，鼓起勇气，不无饶舌之嫌，又先吐为快，写了上面的话。切望读者诸

君，能够体谅我这一丁点儿“野人献曝”之诚，也喜爱和赏识这本文集，不要以书名之土，文名之微而擲之。

在这高原最美好的季节里，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朴实无华的西北柳，飘拂着柔条，笼罩着绿荫，默默地点染着黄土地的春色。让我们切莫辜负火红的时代和锦绣年华，傍花随柳过前川，把青海的文苑，耕耘得万紫千红，硕果累累。

一九八五年六月·西宁

目 录

西北柳.....	李沙铃 (1)
公主省.....	李沙铃 (8)
红花天上开.....	李沙铃 (14)
我们相见在敦煌.....	赵得录 (18)
我们萍水相逢.....	王文沪 (30)
若月索的婚礼.....	邢秀玲 (37)
山趣.....	邢秀玲 (44)
塔尔寺的酥油花.....	祝咸录 (49)
子母河的小鸟.....	赵得录 (53)
秋风秋雨中的孟达林.....	杨志军 (59)
高原大兵的手.....	陈秉智 (63)
朝拜.....	朱 奇 (69)
北山寺纪游.....	祝咸录 (73)

足迹.....	刘 水 (78)
龙羊灯火.....	李沙铃 (82)
羊城访秦牧.....	邢秀玲 (87)
姐艳索.....	邢秀玲 (93)
歌手为什么沉默.....	王文沪 (102)
贵德玉皇阁.....	胡 山 (108)
梨花又开了.....	袁圣秋 (111)
灯下.....	王立道 (116)
青藏线上的明珠.....	邹如修 (119)
鹤乡行.....	李晓伟 (122)
香樟树前的沉思.....	单富年 (124)
青海, 童话的世界.....	李沙铃 (127)
山雨迷蒙的小路上.....	裴 林 (137)
佛荫.....	杨志军 (143)
春草碧于菩提树.....	张得祖 杨全玮 (146)
楚玛尔河遇险记.....	王国栋 (156)

蚯蚓颂.....	赵得录(163)
莫等闲.....	陈秉智(166)
任尔东西南北风.....	陈秉智(169)
脸皮厚薄优劣观.....	陈秉智(173)
也谈“厨子训猫”.....	颜逸平(176)
“礼尚往来”与爱情.....	颜逸平(182)
从维那斯想起的.....	颜逸平(186)
还要慧眼识拍.....	肖治业(189)
“招聘”不是“招亲”.....	肖治业(192)
也话牛.....	胡 山(195)
谏果一枚请君尝.....	党荣国(199)
有了千里马 还需老黄牛.....	党荣国(202)
“伯乐”的胸怀.....	党荣国(205)
关于杂文的杂文.....	赵得录(208)
莫做“砸镜人”.....	陈秉智(212)
“无风”与“有浪”.....	陈秉智(218)

好心父母莫做糊涂事.....	徐正青(221)
执法要做“强项令”	徐正青(224)
春天与苍蝇.....	胡 山(228)
欲速则不达.....	施 涛(231)
议论纷纷及其它	施 涛(234)
莫要“唯待吹嘘送上天”	赵得录(238)
偶感一首并跋.....	惜 醇(241)
说“龙”	流 舟(245)
买书、借书及读书	流 舟(250)
谈古论今浅议.....	颜逸平(253)
钱行之后.....	颜逸平(257)
镜子、洗脸及其它	党荣国(260)
莫做“天桥把式”	党荣国(263)
虚荣心析.....	李镇欧(267)

西 北 柳

李沙铃

早晨起来，院中结了一层薄冰。这冰明得似镜，亮得象玻璃，我弯下腰，想观个仔细。正好阳光射了过来，冰面五彩缤纷，象一幅水彩画。我呼唤孩子来看，他贸然伸手去揭，不料冰断裂了，跟着发出低低的声音，仿佛在告诉人们——大西北提前进入了冬季。

不一会儿，绿衣人敲门进来，微笑着的脸，递过一信。我打开看，原来是南国几位友人要来青海访问。我即回函，劝他们明年夏天再来。其理由是——那时，可以沿着长长的陇海铁路、天兰铁路、兰新铁路、兰青铁路和青藏铁路，饱览大西北柳……

细想起来，进入我脑中植物园的头一位客人大约是柳。还是童年时候，终南山下我的家乡，泮河两岸百里平原，路边全植满了柳。春天到来，我们就折柳枝作柳笛，呜哩哇啦地吹来吹去。有一次，吹进了我启蒙的私塾学堂，被戴石

头眼镜的王先生看见了，好一阵生气，敲起课桌吼道：“想当吹鼓手吗？真没出息！”

后来，我从姐姐口中，也经常听到柳字的说法。比方，谁家闺女长得好看，就说人家的眉毛是“柳叶眉儿”；谁家媳妇身材苗条，就说人家腰身是“柳条腰儿”；谁家嫂子走路脚步轻快，就说人家神态是“风摆柳儿”。天长日久，我学着也画起柳来了，而且用毛笔题上一句“两个黄鹂鸣翠柳”……

可是，塞外的柳却有点特别——微风掠过，它就象维吾尔族姑娘身上的艾丽丝绸裙，一摆一摆的；阳光照射，它又象青海湖面浩大的绿波，一闪一闪的；细雨飘洒，它又象浴女头上的青丝，一绺一绺的；彩云反衬，它又象回族少女披肩的绿盖头，一顶一顶的。见了它，多少诗人，豪情大发；多少墨客，挥笔写意。不少国外游客，激动难耐，不得不爬在狭小的车桌上，隔窗写生，而且口中连连赞叹：“好柳，罕见的好柳！”

不知是什么感情，我总觉得西北柳生来就有一种吸引力。大概是气候太干燥的缘故吧，在荒原上，闭上眼睛想到柳，心中立即绿汪汪的；睁开双目看见柳，满眶顷刻绿波荡漾；失意岁月瞧着柳，马上升发奋进意念；高兴时刻抚摸柳，顿然滋长一股生气……

记得很清楚，内乱年月，我被关进“牛棚”，窗棂加了铁钉，屋子昏黯昏黯的，除了挨批斗，还得趴在鬼眼一样的朦胧电灯下，连续地写出“悔罪书”。旷日持久，我的眼睛失灵了，看什么都是模糊一片。我有些怕——大约是失明了吧！

一天，一位好心的青年看守，见我摸着墙壁走路，起了善心，把我领进了犯人医务室。我坐在凳子上望着视力表，什么也回答不出。老医生检查完毕，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端出一盘泡在水中的胡萝卜头，向我招呼：“你看！你看！”我吃力地望着——呀！那是一盘绿英英的生命啊！是他，把业已窒息了的魂灵，又催生出了绿的嫩叶！我低下头沉思。

他对我说：“你怕是在暗屋里住得太久了吧！多看看绿，视力会慢慢恢复的。”

我说：“我的屋里没有绿。”

他问：“你的屋外有柳吗？”

我说：“有。只是贴纸的窗扇难得打开。”

他用眼医的天职指示我：“从窗缝向外望，天天都望，柳会给你的视力带来福音的……”

很灵！不长时间，我的视力好转了。从此，我对柳增加了十二分感情。

前几年的一天，我去园林局采访，一位黑发披肩的年轻女植物学家接待了我。我望着她窗前

的垂柳，久久凝神。

她摆了一下垂肩的青发，微笑着说：“柳是一种落叶乔木，叶子狭长，柔美动人，你好象很喜欢它。”

其实，我把高原柳视为心中的明灯呢！固然，我也爱循化撒拉族庄稼人门前的倒栽柳，河西走廊山村道上的旱地柳，吐鲁番公路两旁的龙须柳，酒泉公园小桥湖畔的弓背柳——洒脱，清尚，柔和，自得。然而，我更爱安西风库一带的“千年柳”。它啊，身材高大，高到两三丈以上；躯体粗壮，壮到两个人抱不拢。虽然，它的一些枝叶枯萎了，衰败了，但它很快又生出繁多的新枝叶来，越长越旺，茂盛无比，威风凛凛。这要和南国俏柳比较起来，它不够清秀和多情。但是一身钢骨铁筋，苍劲坚毅，却令人崇敬。

去年赴新疆参加报纸工作会议，途中，一位同行者忽然哼起了这样的歌——

左公柳拂玉门晓
塞上春光好
天山融雪灌田畴
大漠飞沙旋落照
沙中水草堆
好似仙人岛

见到西北柳，想到左公柳，本在情理之中。这首歌曲在老早我是唱过的，但并不晓得是什么意思